

〈我的溫州街〉

初初來到溫州街者或許不能感覺其優美。然而它是文藝青年啟蒙地，學習著在台北生活的見習場。

回溯將近十年前踏上溫州街的情景，已是十分模糊了。那時候我是政大新生，從木柵山區搖搖晃晃搭236到公館，有點進城的味道。我記得第一次看到傳鐘的失望（根本是個大鈴鐺嘛），我記得第一次走在椰林大道與許多單車擦身而過，確實寬闊暢快，但是好像沒有簡嫚嫻的那樣威武。然而那時我不記得任何一家咖啡館。對於九十年代中期高雄小康家庭出身的我而言，咖啡館仍然是「大人去的地方」，那裝潢多麼陌生，菜單上的辭彙多麼遙遠。

但是我記得我所認識的第一家溫州街書店：唐山書店。領我逛大街的學長用慎重口氣說：「這是所有關心文化的年輕人都會來的地方。」從巷子轉角走下小樓梯，兩旁層層疊疊貼滿海報，從演唱會、座談到語言交換、雅房出租；雨季的緣故罷，陰暗地板上鋪著破爛紙箱，而我的運動鞋也相當配合地發出唧水尷尬聲響。書店裡看到許多詩刊和社會運動刊物，注意到原來台灣文史的相關出版品這樣多，還有那時看來頗為深奧但是後來成為我生活必需品的學術書籍。回想起來，可能店內陳列了什麼書也不是太要緊——要緊的是那份「地下」氣氛，牆壁散布著污印，音響流洩不知名吟唱，隱蔽的場所，陽春的櫃檯，堆放於桌底許多牛皮紙包破綻裡顯露的書本，小眾刊物和活動海報背後暗示著：原來真有一群為了文學文化努力的人，就在那裡。

唐山初體驗對當時的我，意味著告別過去瘋狂請公假校刊社內風花雪月的那種「文學少女」，而自以為摸著了真正「文藝青年」的輪廓。

至於上咖啡館，同樣需要練習。

在木柵讀大學的幾年，連鎖咖啡館開始冒芽成長。可是指南路上沒有。指南路上有的是學生聚會喧譁的簡餐泡沫紅茶店，咖啡是附帶販售的。

稍微像樣的得走遠一點。幾次在冬雨夜跑到新光路葛莉絲去喝一杯一百五十元的咖啡，那裡有整齊放置描花咖啡杯組的方格櫃，吧台上方附著架子，倒掛著高腳杯。握著金色蜷曲杯把，嘗試著記住香氣，忘記苦味，看玻璃上雨絲霧氣，霓虹依依，有人騎機車奔馳過去像是錦鯉破開水波，遠近街景變成無數倒影雜沓難分——全世界都被鎖在窗上了，而自己的剪影占了世界一半。

二十歲的我玩味這種感覺：就是詩裡說的「寂寞」罷。

很多感覺還未真正在生活中經歷，就先廣泛地在書中看到。抬頭，看到屋角一隻小蟑螂，遲疑地，繞過音響喇叭。

慢慢地，開始注意到原來溫州街周邊有誠品，有女書店和晶晶，有結構群和明日，還有許多咖啡館；在那熱鬧煙塵的街道分支裡，有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房舍，敗瓦中年年抽長著新綠。挪威森林同樣是別人領我去的，而且是來了台北兩、三年後才去的；菸味和咖啡香交纏的空間裡，

我認得牆上有羅蘭·巴特大風衣低頭點菸的黑白海報，我發現沒有任何女生還像我一樣，穿著寬大的格子襯衫和毫無線條的牛仔褲。文藝青年是需要注重穿著的，我想。

我還注意到桌上有書的人，通常那些書名偏向人文社會，或者英文書；可能人人也都注意擺放在桌上的是什麼書，務必給他人正面的評斷指標。我學會在唐山書店拿破報看，仔細端詳名詞陌生的座談海報，學會在挪威森林內一個人看書，不要對鄰桌的煙霧皺眉頭，感覺店內音樂對我的閱讀情境與速度造成的影響。

很難真正指出大的改變是什麼。

在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之間，對於外來求學、只以公車捷運做為交通工具的我，台北已經夠大了。我不大知道更北的台北市長什麼樣子，日常最遠的活動範圍只到火車站，公館台大附近算是交通上不花太多時間的休閒去處；我去了不同的書店，記得了不同咖啡館的下午茶搭配價格，開始留意衣服剪裁，接受一碗牛肉麵可以賣到一百二。可能我有一點失望。

那時候已經沒有什麼讓青年激情投身的大運動了，我在學校裡看過一次學生包圍警衛室，為了抗議對某學生的不當懲處，帶頭者拿著擴音器喊得聲嘶力竭，可是參與的學生可能不到一百個，大多數人都是站在較遠的騎樓下看著。我也是旁觀者之一，恰恰就站在舊樓旁的桂花樹下，那氣味寧靜纖細，驀然就隔開了那些嘈雜。仰頭看藏在葉片裡的丁香碎金，那一刻突然想，過去我是將抗爭運動都簡約化了，以為反對是浪漫，以為不參與則枉少年，以為當然了青年的心和時代最沸騰的部分相連結。去年我採訪某位作家，她談了許多七、八十年代的激昂心情，問明我是1996年才到台北來，很惋惜的口氣：「哎呀，你來得太晚了！」年紀更大一些，我將領悟到其實在有限的時光裡，常常是只有一個人。在失意與縱情過後，常有機會審視自我，在不完全的接縫處看到時代的針腳。在性質相異的各種群體間來去，愈發了解，把握專一並不容易。

2000年我進台大念書。更多機會走在溫州街上。不一定是喝咖啡或買書，那裡也有小吃和泡沫紅茶，也許就是課餘無所事事在巷弄間閒晃。幾年來，溫州街有些變化。破爛的結構群書店改裝了，深色木頭、大玻璃推門和折射燈光，書變得整齊了，再也不是從前深冬瑟縮著在大衣豎領內，忍耐著風雨挑書了，店內馬克思的素描也已經不在了。

簡體字書店多了幾家，尤其是唐山斜對面的秋水堂，改裝豪華，且不滿足只是提供文史哲社會書籍，儼然要變成綜合書店了，它擴大的同時不知怎地我每次造訪卻無書可買的感覺卻加深了。於是我更多地跑到羅斯福路兩岸的問津堂和山外，尋覓大陸書籍。

通過溫州街的合縱連橫，羅斯福路、新生南路和和平東路形成三角地帶，維繫了台大周邊與師大周邊，成為我最核心的生活版圖。在我往來的光陰裡，白千層們增厚了幾層，雨天滲水的地下道改成摩登樣式，出售水彩小畫的眼鏡青年和播放佛教音樂賣口香糖的半盲老人依舊，可是多了假仿的羅馬柱和一派青春明亮的台大學生照片。蔡明亮拍《天橋不見了》，我走過嶄新的地下道不免也有種「地下道不見了」的悵惘。

而人們對於一地的熟悉往往從飲食來。我不例外。溫州街口胡椒餅漲價驚人，要換得飽滿濃噲的滋味現在已經得花上五十元，蒸餃、涼麵、米粉湯以及葉記肉燥麵，仍維持著學生滿意的價位；醉紅小廚老闆不苟言笑，附送的梅汁變成大杯，奇甜，但是洋蔥豬排和豬腳依舊軟爛味醇；七里亭大盤飯菜肉蓋荷包蛋配冰紅茶的組合，一百元有找，因此店內永遠喧譁，勉強攢入店內找位置，永遠會踩到別人放在地上的背包；資格較淺的集客則在壁上貼了清明上河大圖，中國風味桌椅與隔間，供應小火鍋、鐵板菜、超大杯泡沫冷飲和時尚雜誌。

然後就是咖啡館或茶酒館，依序是葉子、帕多瓦、魯米爺、86巷、雪可屋、挪威森林、聊聊、玥，還有支巷裡的朱利安諾、耶荷、H2O，以及令我懷念的已關門大吉的Peter、羅曼。甚至是一些小小的我忘了名字的咖哩店與義大利麵舖。

午後無課，最舒愜的行程可能是這樣：款好要還給圖書館的書和要讀的書，從辛亥路後門旁的宿舍出來，走過齊頂平剪榕樹列、停了小飛機的草坪，轉角路過語言中心、社會系、電機學院、應用力學館、工學院，再轉彎經過獸醫館，館內總飄出異味以及淒厲狗吠，而活大和圖書館已近在咫尺。活大凹折起伏如經書打開的特殊屋頂，據說就是建築師王大閔的點子。

還書以後，踩過碎石子路到椰林大道上，以總圖書館為界，靠近前門的多為日治時代舊建築，靠近後門的多為新建築，過去大體上還維持磚紅，以取得視覺統一，不過近年來台大蓋新館已經不管這些了，一棟比一棟來得突兀醜怪。春天時分，一走到大道上那真是繁花錦燦，杜鵑們彼此厚厚地擠壓著，再多開一簇，一簇又一簇，白色、粉點或者桃紅，都是大量地堆上去，太沉重了便垂到地面上，短時間內又大量謝去，空氣中全是花朵顏色的跡子，可以擰出汁來。花總是要謝，因為這樣的宿命，襯著背後補綴了又補綴的青赭色老磚樓，顯得格外放恣，年復一年以青春夾擊路人。

出了大門，抓緊小綠人最後十秒跑過路口，到誠品唐山秋水堂等等任何三兩家晃一晃，再決定要去雪可屋、挪威森林或朱利安諾。雪可屋的爵士樂，挪威森林的搖滾或朱利安諾的歌劇女高音，風味不同，都不影響讀書興致，讀很慢的論文或很快的小說都行。

我會在咖啡館內看到寂寞的，快樂的，出神看著遠方或者趴在書上睡著的人，每個人帶著不同故事坐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在香味與音樂中得到安慰。這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生浪漫罷，可是生命裡能這樣大把地只為自己耗費時間，機會著實不多。

修復了一小段埕公圳，拆了日本房舍改建公寓，早已改建公寓的則多半培植了大量盆栽，從籠子似的鐵窗內疊疊地往下探看，或幼或繁或碩大的葉片們聚集著像翡翠鳳凰剪了翅，有幾家則是紫紅九重葛喇地湧出牆際，向人伸過來一般，嬌媚的，侵略的。

繼續在台大讀書的日子，不分晴雨繼續走在溫州街，嘗試各種曲折巷弄走法，去已經去熟了的店。另外還有一部分仍是矮平房，屋頂蓋了塑膠布，加上磚塊鎮壓，門內門外都為雜物所擁擠；老人坐在門外剔牙，斑毛狗懶散地趴在地上用尾巴敲打柏油路，同看對過轟隆隆破土開建新樓房。

溫州街大破大改的歲月已經過去了，我無緣得見六十年代以前仍櫛比鱗次的瓦房院落，只能從憶舊文章和小說中想像。現在溫州街是這裡改一點，那裡改一點。最近的變化是，真理堂拆掉可愛的小建築，改立了灰磚玻璃大樓，在那一帶無甚高樓的視野中既突出又不肅穆，遠沒有原來的清簡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書店只有增加沒有減少，對味的咖啡館和小吃店都長久地經營著，整條街保持著悠緩的氣氛。

慢，卻不是懶散，而是自覺到正走在溫州街上，有點習慣與倚賴的意思。

因為知道這條街可以找到什麼，知道來這裡是為了比較美麗的目的。我總想所有慢慢地走過溫州街的人，背包裡必然都有書，他們都懂得貓與樹叢的密語，遮陽棚和欄杆的奧妙，以及路牌與店招嵌合的節奏。

還有一些更小的趣味，比如盛夏中挪威森林綠漆窗條溫柔的反光，野貓走過朱利安諾外牆頭上而被投射到店內的巨大身影。也許因為從日治到現在，溫州街總和校園緊密連結，維持著菁英又開放的特質，於是讓它能提供一種生活情調，對美流露著友善，哺育嚮往文藝的年輕人的精神。

在這條街上我見過熱愛的詩人與小說家，認識了最要好的朋友，在某張靠窗塑膠圓桌寫過越洋情信，買過激盪我的學術書籍，和同樣愛美愛街巷情調的青年們期或不期而遇。也許我的溫州街和其他人沒有太大不同，太多人都在這裡心甘情願浪擲青春、得到夢與營養；可是每次我來，便覺得既親切又昂揚，來讀書買書，來見朋友，來喝咖啡，來享受最好的時光，複習無數溫柔的細節。